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

起己亥唐肅宗乾元二年○盡戊午唐代宗大歷十三年凡二十年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鋭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質實燕國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嘉山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鄴城注見漢獻

帝初平

四年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集覽荔非羌人複姓

質實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書法卒於軍必書嘉死事也終綱目書卒於軍八祭遵馮異馬援諸葛亮劉方段文振任雅相李嗣業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月食既考異

提要作日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質實 月食注見漢惠帝七年月食既

書法 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天之厭之也決矣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終綱目書月食一而已

發明 月食未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

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集覽 竊官軍裝號私竊效其衣裝及每夜信號令其不能辨識

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渾

水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抄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襄鄧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猴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

天祐二年孟津

書法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無帥也則前者曷為首子儀書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之可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其旨深矣

發明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雖正猶凶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以九節度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官官臨之是弟子

輿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九節度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唐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然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䟽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集覽唁音彦弔失國也　質實鄴鄴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金吾軍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

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状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貶實　靈武郡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靈州

書法　書子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發明　制敕皆本中書若旁蹊捷出則中書果何用哉況於以口敕而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覆其為悖謬不言可知今馬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雖曰幸之蓋亦譏之也

以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賓實李抱玉營州柳城人鄭陳潁亳四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潁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

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書法抱玉安姓也於是賜姓李氏不書何凡書賜姓譏也抱玉恥與逆臣同姓則賜姓宜矣故不書終綱目書賜姓三婁敬羅藝徐世勣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皆譏也

回紇昆伽闕可汗死賓實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子登里可汗立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刼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寛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寛之秖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集覽 鎣余傾反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天興縣名注同上年雍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南海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

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汜水縣名注同上年成皋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雁門辛雲

京蘭州金城人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質貨大寧郡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蒲子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寧國公主歸京師質實寧國縣名注見至德二載

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書法書歸何無子也終綱目公主嫁蠻夷書歸者三漢宣帝甘露四年烏孫公主是年寧國公主武宗會昌元年太和公主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荆州

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諭楚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張嘉延襲破荆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禄至是始以新錢給之（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書法　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之終綱目書鑄大錢六（漢後主建興十四年延熙元年丁亥年宋唐肅宗乾元元年是年己未年唐）書罷大錢一（戊子年宋）書大小錢皆當一者一（肅宗寶應元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廵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陜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

騎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懐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渉懐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乂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乂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絶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栅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

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栅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栅栅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塡塹八道開栅為門光

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
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
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
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
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
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
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
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
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
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
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
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
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
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
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
及摯皆遁去胡氏曰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

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擒角賊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渾洪重厚不能為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内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盡亦小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務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於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集覽 亂流安閑貌論惟貞惟貞無姓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枉尋而直尺禮注疏云八尺曰尋尺小尋大不可枉大而就小以要利也王良之所不為王良以說為御而順就嬖奚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王良之用轡

正誤 策馬亂流而進今按橫流而渡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是也集覽誤甚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洛陽注同上三年

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崿嶺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箕山龍門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石橋溝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七里澗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河清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津南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中潬城注同上文北城注同上文犄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荆襄平之

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寘實商州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上洛

貶第五琦為忠州長史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溱州司馬胡氏曰賀蘭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歿肅宗以此罪之雖殺之於睢陽以謝忠義之魂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質實 溱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一統志云溱州唐貞觀中所置憲宗時嘗以珍州省入宋熈寧中復置溱州又置溱溪縣景炎三年廢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二十五里睢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熈十八年宋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却之考異 提要陝下有衛伯玉三字擊却當作討破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

質實

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庚子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集覽 邠寧公劉所居魏置豳州玄宗以字類幽改為邠州寧本秦北郡魏置華州西魏改為寧州鄜州坊鄜本秦上郡漢鄜縣隋置鄜州坊本周之馬坊地唐置坊州坊北去鄜百一十里

質實 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邠寧二州名邠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豳寧本公劉邑後為義渠戎所居秦置義渠縣始皇時為

北地郡漢為泥陽縣地東漢屬安定郡後魏於此置華州又改邠州西魏改寧州合之曰邠寧後周分置趙興郡隋改為北地郡唐改為寧州又置彭原郡宋復為寧州宣和初置興寧軍金屬慶原路元屬鞏昌路馬本朝因之以安定縣省入改屬慶陽府鄜坊二州名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渠搜中部都尉治此姚秦置中部郡後魏改中部縣大統中改曰内部隋屬上郡唐初復改為中部縣後置坊州宋仍舊元廢坊州以縣屬鄜州焉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書法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河陽之戰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為犄角則可以一戰而擒思明矣又何待借兵回紇至受其屈辱而後僅得成功乎書曰領節度

使病肅宗也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流夷州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質實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擬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集覽 来瑱姓名也通鑑釋文瑱音他甸反少陵詩註瑱音陟刃反未詳孰是

質實 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質實 胡廣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書法　行官始此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諲罷　集覽馬上言馬姓也上言名也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質實劉晏曹州人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　質實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西原蠻注見代宗大歷

六年　○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集覽榜死榜與搒通劉伯莊音蒲庚反笞擊也質實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興王佋卒

佋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集覽佋時招反質實定州名注見周威烈侗徒紅反質實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考異太字羨按至德元載書尊帝為上皇天帝無太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僊媛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

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厪老數十人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集覽

如僊媛爾雅美人為媛注所以結好媛也唐制九嬪之中有昭媛修媛充媛按如僊必媛媛之名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手號英武軍各好在杜甫詩好在阮元瑜注好在乃存問之辭也視服膳察視衣服及所食膳也記文王世子篇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茹葷茹音汝飲食也葷臭菜也方術家所

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
葱茖葱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為五葷辟
穀為句注見宋主
義符景平元年
賔寶
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大明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梨園弟子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六軍注同上天寶十
五載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一統志云遂州本漢
巴郡宕渠縣地晉屬巴西郡梁置伏虞郡治宣漢縣
後周又置遂州治安固縣隋州郡俱廢唐初復置遂
州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咸安郡尋改為遂山郡乾
元初復置遂州宋以遂池縣為州治元初置遂州路
後復為遂州治相如縣至本朝以相如縣省入改屬
順慶府巫州本秦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晉宋齊梁
皆因之陳為沅陵郡地隋屬辰州唐初因之乾元初
置巫州尋改為沅州又改為潭陽郡大歷中改為敘
州宋復改為沅州治盧陽縣元初改置沅州路尋降
為州隸辰州路至本朝初改為沅州府尋復為州省

廬陽縣入馬隷辰州府萬

安咸宜二縣名未詳沿革

書法 直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罪著矣輔國不臣之惡極矣

發明 甚矣小人之為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巧言似忠詭諛似容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況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於西内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強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乎何誅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邪 質實 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

書法不果行何惜之也並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二則朝恩故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

有由
矣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強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誅之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一旦恩命如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

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遣屈突孝標狗濠楚王暅畧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

集覽 倔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屈突代北複姓也暅況遠反北固山名在鎮江城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山上有北固樓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昇潤昇州古金陵也今建康府是潤州即京口也今鎮江府是

質實 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京口鎮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一統志云徐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二里即古徐國也濠楚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楚注同上三年山陽白沙山名在鳳陽府城東八十里其山遍是白沙故名江淮軍名注見晉成

帝咸和三年京口北固山名在鎮江府治北下臨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嘗登此山乃建樓於其上賜名北固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烏道相去五十二里下蜀港名在應天府上元縣北一百里俗呼曰官港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升潤二州名昇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劉展之反上失信也而以反書何罪展也展既入廣陵狥濠楚畧淮西陷昇潤諸州是真反矣然激其反者上不信也以官爵誘人而圖之其為不信也大矣綱目書其新命曰江淮都統所以病其上也然則江淮之荼毒上之人實為之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

劉展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尊位食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横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奏乞救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

三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五湖注見陳質實後主禎明元年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宣蘓湖舒和滁廬七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蘓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吳國湖注見宋明帝

泰始二年吳興舒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和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歷陽滁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譙廬注見漢景帝三年廬江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田神功南宮人任城縣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淮水名注見漢後主炎興二年

辛丑 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考異據上書劉展反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田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王暅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

兵機遲速關係最重利害所爭間不容髮有宜速而遲者固失事機有宜遲而速者亦患於輕躁皆足取敗至於輕信僉壬浮說及令中使督師往往僨事以

有以来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集覽 罹荼毒罹音離遭也荼苦菜名言民之若毒如荼也

質實 賈隱林華原人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

覆没如
之促李
何可勝
亦坐此

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没於賊 質實 麾下注見漢獻帝

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建安十四年中使

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邛山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

大建八年安德蒲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

年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悦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書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質實 袁州注見高宗儀鳳元年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

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王尚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者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集覽故等夷故舊等輩夷平也平謂平交質實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光弼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段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州殺刺史虢王巨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陷劍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奐共攻斬之

質實 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東川節度注同上年梓潼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虢州名注同上十二年莘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質實 臨淮郡名注見昭宗景福二年泗州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

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質實 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至德元載嘗書日食既矣於是再書食既而又加暗焉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未有一世再既如肅宗者以玄宗之惑溺諂見於天一而至再猶皆不盡如鉤開元十七年天寶十四載肅宗而再至於既何也日者人君之表也玄宗溺於貨色君德固已昏矣然君威猶未奪也制於小人女子則威柄昏失君之不君甚矣食既之再夫豈適然凡天之示戒一見再見則禍至必矣故再書日食不盡如鉤而明年祿山反又明年玄宗出再書日食既而明年肅宗即世張后亦見殺可不畏哉

綱目書日食既未有無其應者免者其惟漢明帝乎詳漢惠帝七年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巳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

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集覽天成地平節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孔氏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蔡氏傳曰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菩薩梵語菩薩華言普濟也按釋典云菩之為言了也薩之為言見也謂智慧了見也北門武士左

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金剛佛氏有金剛之號取金有百鍊不壞之義也膜拜胡人禮拜也膜音謨韻會舉要曰胡人拜稱南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云長跪拜也

正誤 天成地平節今按此乃肅宗生日九月三日也以是日為天成地平節

書法 書置道場讖也於三殿甚譏之也日食再旣不聞恐懼修省之實加輔國以尚書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禍福而以宮人為之汙褻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是故晉孝武之立佛精舍書內殿肅宗之置道場書三殿武宗之築望僊書禁中皆譏之譏也

發明 前書立太一壇此書置道場於三殿其失一也肅宗上危其父下殺其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氏曰肅宗信禨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巫覡注見漢隱不亦異哉質實帝乾祐三年

書法書譏也肅宗所以應天者又如此天之再譴其為輔國張后明矣七月而食既八月而加輔國尚書是猶父母怒此而復以此反之有不甚其怒乎方且置道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目歷歷書之垂戒深矣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書法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江淮大饑○冬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史李藏用質實楚州注見晉孝武大明三年山陽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往責産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告藏用反襲殺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来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集覽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貶劉晏為通州刺史質實

一統志云通州本漢巴郡宕渠縣之東界東漢析置宣漢縣晉省之劉宋復置屬南宕渠郡南齊屬巴渠郡梁改置東關郡及置萬州西魏改為通州隋初郡罷大業初改州為通川郡唐初復為通州天寶初改為通川郡乾元初復改為通州宋初改為達州以宣漢等縣省入元仍舊國朝初改州為縣又以通州縣省入屬夔州府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胡氏曰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貰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且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

集覽建子月以十一月為歲首肅宗改制度故不以數紀月以斗所建辰為名明年建寅月復稱正月鴻臚卿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道禁中語道說宮禁中語話也德宗時杜黃裳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

啟口議禁中事行辟辟昆亦反刑法也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産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集覽白著民有貲産無因而彊取之故謂之白著

上朝太上皇於西內考異上上字當作帝太字羨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

主也上注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至是始往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況能保四海乎集覽涕流貌注音胡映反

書法自輔國刼遷於是踰年矣始一書朝徒以脇於張后故也又五月而上皇違世矣肅宗之罪其何以自贖哉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質實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許昌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寛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

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質實鉤校即鉤考注見閔帝應順元年）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寛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衆曰来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

將白孝德為帥

朝廷因而授之

集覽 畚音本挿左傳宣二年寘諸畚注畚以草索為之筥屬史記田單傳身操版鍤注鍤鍫也

質實 絳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

發明 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等而下之士卒之事偏裨偏裨之事主帥亦猶主帥之事天子嚴其下正所以衛其上耳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綱目於去冬書楚州牙將殺其刺史今春書河東軍殺其節度使又書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徐而考之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

禍實始於肅宗所謂丘夷則淵實下陵則上替其來非一日矣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質實 汾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興平軍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定國軍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以來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諷將吏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呂諲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戎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戎代瑱為防禦使

集覽商金商古商國後魏上洛郡周為商州金即漢之西城郡西魏改金州均房均秦屬南陽隋置均州房本隋房陵郡唐改房州裴戎姓名戎如終反

質實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商金均房四州名商注見晉元帝元興元年上洛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八年西城均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房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河南節度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書法李輔國請之也自韋倫被代而節度皆出於輔國矣自蕭華罷去而宰相亦出於輔國矣宰相職無不統而復領使則是下行有司之事也書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深譏之凡書如故皆譏也

終綱目書如故四是年代宗廣德元年信宗中和元年五代庚戌年惟鄭畋非譏辭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葢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

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覩矣

集覽 尼真如 尼女僧即所謂比丘尼也名真如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文蔡氏傳曰以書考之乃舜之事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民曉然知禍福之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首命重黎修明祀典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羣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

質實 恍惚猶依稀也見不審貌亦作彷彿

書法 上書得寶玉十三而下書大喪二殺后一寶之為應乃如此書所以示鑒戒也終綱目書得寶一而已矣

發明玄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直書于策識者可以觀矣

太上皇崩考異太字羨皇下漏天帝二字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書法魏主叡嘗建丑矣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年而復武后嘗用周正矣中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復於是肅宗建子亦不一年而復是年夏時信不可易也自是終綱目無書改正者矣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考異殺當作弒按北魏宣武之后于氏暴疾殂

分註人皆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綱目特書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則此當書弒不當書殺尹氏曲為之說非朱子意也

考證

殺當作弒○謹按唐書張皇后謂太子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令明正其罪上告君父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弒下可全昆弟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歟一失其機反被輔國矯太子命遷后於別殿幽殺之及其二子有累代宗之德多矣尹氏發明云直書曰殺者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發明不正弒逆之罪而正受弒者之罪其說抑末然矣若然其說則恐世之為人奴者殺其主母而不謂之弒何足以昭監戒於將來也哉今故推明正例殺當作弒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

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於別后名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兖王僩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集覽

僩下板反

質實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長生殿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華清宮兗州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弑

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弑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終綱目書皇后弑者二漢許后伏后書殺者二晉賈后唐張后列幽之后書弑者一魏于后

發明皇后天下之母儷體宸極輔國以家奴賊之書弑可也而以殺書何耶張后與輔國表裏擅權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禍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固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若夫輔國專橫之惡又自不言可知皇后且猶殺之如獵狐兎然況餘人乎

太子即位考證當作太子豫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

集覽 大家猶言天家蔡邕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敢指斥天子故稱之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號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質實 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書法 前書為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尚書矣於是復為司空是三公也宦者書為司空魏有劉騰唐有輔國

發明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䟽詞然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

○敕大小錢皆當一民始安之

書法唐世錢幣七變肅宗居四至是而民始安之自此終唐世無書改鑄者矣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考異擊當作討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𤄃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

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聞光弼至乃還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集覽 宋州今睢州是注見漢景帝三年睢陽張傪姓名也傪倉含反

質實 果毅軍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年劉昌開封人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兗鄆二州名兗注見前鄆本魯地漢為壽良縣地東漢屬廩丘縣後周置清澤縣及高平郡隋初罷郡改縣為萬安後改為郡以廩丘省入大業初改置鄆城縣屬東平郡唐初因之乾元間改置鄆州以鄆城縣屬五代周罷州以縣屬濟州宋因之金以水患徙盤溝村元屬濟寧路管國

朝因之改屬兖州府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一旅之衆

書法書使何歸功光弼也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横留連揚州其非心乎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故特書使若都將李晟則不書使矣代宗大歴三年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己上欲姑息許之裴戎屯穀城既得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戎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來瑱相繼叛亂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戎襲奪之謀使戎克瑱而代其

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集覽　藩鎮　唐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

質實　穀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反側之臣謂反叛不正之人猶漢光武紀所謂反側子是也　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倔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書法　書復以何美改過也肅宗信用邇言專以節鎮餌其臣而圖之非瑱復請而代宗察焉則瑱亦劉展矣然則姑息是乎曰瑱之跋扈未明也與其以詐失人不若徐為之計也使瑱果跋扈則割其四州必不肯嘿無一辭而淮西之從必不畏懼而上請矣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考證當加官者於李輔國之上○謹按李輔國宦官

之罪首也宦者拜官有之未聞為三公者封侯有之未聞進王爵者為三公封王自輔國始或曰均為輔國也既書宦者於兼太僕卿之上進王爵何必復書乎曰漢封單超為列侯又以為車騎將軍皆書宦者於其上考之凡例加於除官以著其與政加於封爵以著其有功先儒謂宦寺之禍甚於女寵漢唐傾危實由此輩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書法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譏之宦者封王終綱目一而已

發明以一閹尹而寵之以宰相封之以王爵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台州袁晁作亂

質實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考異以下漏宦者二字

考證當書宦者於程元振之上

質實驃騎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發明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

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貶裴冕為施州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貸賓施州注見中宗嗣聖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

喪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初毘伽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陜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陜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陜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

百道逃歸營據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
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
李光弼自陳留入會於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
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栅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
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
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
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
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
陽城獲偽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
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
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
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
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李抱玉恒陽節度
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辛雲京抱玉等
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

是把王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容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集覽 毘伽闕前可汗之號登里之父适古活反雍王之名車鼻同紇將名也車昌遮反披靡史記漢書漢軍皆披靡並上聲正義曰披靡精體低垂也韻會注披靡震慴貌

質實 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一統志云大陽津即茅津在河南府陝州城北四里一名陝津春秋時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即此處雍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為殿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後殿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南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馬璘岐州扶風人河陽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即此漢置縣隋文帝於此建河陽宮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鄴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相衛洺邢四州相注同上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邢注見楚義帝元年

襄國恒陽縣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張忠志營州柳城人安禄山假子恒趙深定易五州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回紇匈奴别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於是遣劉清潭使回紇徵其兵其不書徵兵何諱之也據至德元載書徵兵回紇曷為諱之回紇既至三城乃困辱使者故諱之諱之則曷為書入援朝義之敗東京之復回紇與有功焉固不得不書之也

發明 前日兩京之復借助回紇綱目皆不書之者不予夷狄之有其功也今馬舉兵入援何為復書之哉夫當逆胡反叛之初二京覆沒肅宗以欲速之心急於討賊為迎侍上皇之舉是以借兵

收復故綱目亦亮其不得已之意寓諸書法之間所以尊中國而存大體耳若夫代宗之初則非前日之比思明既死餘孽僅存李郭諸賢效忠宣力正自不必外求援兵況是時虜酋恃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掠卒啟入寇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深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為後戒耳然則或書或不書皆有深意君子不可不察也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横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已不利已之間人君可不慎乎夫張后正位中宫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

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集覽 累大累力僞反荀子王霸篇不得道以持之則大累也注累猶辱也

正誤 其為太子累大矣今按累謂罪相連及也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晉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録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終綱目書盜殺十一書遣盜殺三詳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發明 李輔國脇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愧甚矣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契丹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鋭出境遠鬬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集覽契丹王武俊王武俊本契丹奴皆部

質實成德軍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井陘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書法賜姓名不悉書偃嗢沒斯賜李思忠宋文通賜李茂貞段凝賜李紹欽王晏球賜李紹虔溫韜賜李紹沖朱友謙賜李繼麟皆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寶臣譏不踐其名也賜姓名始此終綱目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書賜姓三婁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名五詳玄宗天寶九載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河朔二郡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庭玉及田神功辛雲京皆會進圍朝義于莫州 質實 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下博縣名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一統志云莫州本漢之鄚縣隋屬瀛州唐置鄚州改鄚為莫入國朝省之故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三十五里

癸卯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發明來瑱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綱目書殺而分註述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

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集覽奚契丹奚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質實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

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集覽乞行間自效行胡剛反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薛嵩願於行陳之間自展功效也質實磁州名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魏博德滄瀛五州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博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拜節度未有總稱諸鎮者此其稱河北諸鎮何見河北之盡失也復失河北懷恩為之

發明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謹而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集覽 置頓安置宿頓之具渠帥夏書殲厥渠魁注渠大魁帥也好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絞小而輕也

質實 陳鄭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一統志云趙城縣名本周穆王封造父之地春秋時趙簡子居之漢為河東郡彘縣地隋為霍邑縣地隋末始分置趙城縣屬霍山郡唐屬呂州後屬晉州宋初省入洪洞縣尋復舊政和中陞為慶祚軍

金復改為趙城縣屬平陽府元割
屬霍州入國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書法　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歸國之意矣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以歸國書是年吐蕃觀望反覆則以歸國書德宗興元元年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石晉丙申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沉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塟瑱

書法書留後始此

三月塟泰陵喬陵考異喬陵按唐鑑當作建陵質實一統志云泰陵唐玄宗之墓在西安府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建陵唐肅宗之墓在西安府醴泉縣西北一十八里武將山○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聚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質實浙東道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

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質賓嬀檀平薊四州名嬀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檀注見中宗
嗣聖十五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年漁陽隸冀二州名隸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冀
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青淄軍名注見大歷十四年淄青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

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范氏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楊綰初議務歸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興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薨謝之遽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顧綰所條其詳不可見爾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

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於後勿矜詞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事以杜其謟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材之本也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集覽進士加雜文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明經加帖括帖括即帖試也明經帖試注同上年長老謂年長老成之人誦帖括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帖誦上第索隱曰才優而品第最高者道舉唐制取士歲舉常選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保桑梓謂居其鄉土者詩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父母所樹已不敢不恭敬文公集傳曰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故謂家

鄉曰桑梓之邦博士學官名掌通古今祭酒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正誤道舉今按玄宗尊重道教

開元二十五年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道即道舉也故楊綰謂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俱停

質實楊綰華陰人僥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嚴武華陽人挺之之子

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綰議也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龍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

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已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顔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虚受陛下誅夷臣奏奉僊非不撫賓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諭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

集覽 河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男玢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降虜 賓 太原郡名

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河東節度注
同上年并州中使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書徵處士不至者有之矣未有徵入朝不至
者也書徵蠻夷入朝不至者有之矣隋煬帝
大業六年未有徵臣子入朝不
至者也於是僕固之不臣甚矣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陜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考異上當作帝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
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
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
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
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
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

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内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

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陜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陴朿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暴横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藴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

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間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已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胷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

集覽 大震關隴州汧源縣大震關後改曰安成部曲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轉鬬轉相戰鬬也轉陟究反持滿謂注矢於弓弩引滿而不發纖芥纖細也芥菜名其實至細以喻事之至微者或作纖介注介間也謂不以細事而間介于懷

質賨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蠶食注見大歷十四年左衽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大震關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九州名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廓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崞縣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成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奉天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關内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吐谷渾西羌別種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便橋注見高祖武德九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豐縣名注見晉

元帝大興四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廣武縣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宛川一統志云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南四十二里一名華嚴川鄠坊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華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寶應縣名注見梁元帝承聖元年陽平滻水注見玄宗天寶二載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播越書如四書赵如二書出奔四書奔九書走六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肅宗寵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而又寵一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冦抑遏奏請遂至幾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

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嗚呼閹官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悟則亦末如之何也已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譏大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飈發擊退虜賊再安社稷元

振雖欲諧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闗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宫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闗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隷諸州持神筞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社稷於是而權其輕重

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已夫蕃戎入寇不以聞于儀請兵不名見屬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集覽 疏元功疏與踈通遠也元大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記孔子閒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注勞力報反勞來也公乃王老子歸根篇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注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能為王則德合神明可謂天子也肆諸市朝記檀弓下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

質實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勑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犯闕度隴關謂闕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隴謂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縣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

元年

書法 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故以無罪之辭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譏失刑也終綱目宦官書削官爵二程元振仇士良

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質實 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書法 唐世宦官不書宦官此其書何非常也宦官而反則非常矣故以為觀軍容使則書宦官肅宗乾元元年魚朝恩反則書宦官弒則書宦官敬宗寶歷二年劉克明皆非常也終綱目宦官書反二 是年呂太一昭宗大順二年楊復恭

○十二月上還長安考異 上當作帝

車駕發陜州左丞顔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宫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陜州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質實注見

周顯王四

十五年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書法 朝恩前為宣慰處置使削不書矣此其復書之何一宦官也至加以天下之大名則不必削可也故備書之而代宗尊寵閹寺之過不待貶而自見矣

發明 嗚呼宦者之禍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

使之總統禁兵合内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脇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册為後鑒也

○留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内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質實松維保三

州松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甘松維注見大歷十四年保未詳沿革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南道名注同上年益州

甲辰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 集覽 三原耀州縣名屬京兆按耀州今安西路耀州是也 質實 三原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五年溱州注見肅宗乾元二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書法 綱目官書流二程元振吐突承璀書杖一辛宗景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名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名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質實　李抱真河西人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　譏不早也故雖不行亦書遣譏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〇以魏博為天雄軍

質實　天雄軍注見漢

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從田承嗣之請也

書法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則跋扈之意可見矣故書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

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質實汾上汾水之上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雲南未詳處所或謂即雲中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都虞侯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衆心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

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塟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范氏曰代宗之責巳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集覽 揄次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十將官名也一本作其將也善善惡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

質實 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乘傳注見漢景帝三年牙官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發明 安史反逆皆死於其子天理固為甚明懷恩親目其事尤而效之故瑒亦為其下所殺綱

目書之為斷世戒亂臣賊子猶欲稱亂不已乎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書法晏交元振者也峴去元振者也而以宦官之譖與晏俱罷用法如此唐之僅存幸矣綱目並書之所以譏也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賀實王縉太原人維之弟○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

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嘉元年汴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汴河梁洋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洋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鄉江漢二水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罷孝悌力田及童子科

楊綰奏孝悌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

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税青苗錢給百官俸集覽税青苗錢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税斂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書法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所出譏也是故玄宗之給官俸書始加賦代宗之給官俸書税青苗錢皆譏辭也終綱目書青苗錢一而已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考異此誤當去武穆二書謚考證字分註謚武穆

上之幸陜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

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禀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謚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於爵謚何致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發明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望賴温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

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遂至諸將不復禀畏愧恨而死夫當代宗播越之時光弼擁兵不赴國難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惜且光弼與子儀齊名號為李郭戰功俱為第一然綱目於子儀之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而於光弼之卒不書其太尉侍中副元帥之官止及其爵謚而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滿之意故予之而不盡予亦可以為事君不知命義者之戒也嗚呼以臨淮之功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況下於臨淮者乎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

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

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
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
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陁所殺涼州遂陷
沙陁者姓朱邪世居沙陁磧因以為名
質實
乾陵中
宗之墓
注見嗣聖元年河西部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
支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甘州注見晉安
帝隆安元年張掖朱邪世居
沙陁磧注見肅宗太極元年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
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
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
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
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
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

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質實 列與裂通車裂也常侍謂郭晞子儀第三子也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偽若子儀辭尚書令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

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書法　神龍乙巳嘗書戶口之數矣於時戶六百一十五萬至開元丙寅凡二十一年而再書所增者九十一萬餘戶耳又至開元庚辰凡十四年而復書所增者一百三十萬餘戶也又至天寶甲午凡十四年而復書為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所增者一百二十萬餘戶也自甲午至今甲辰十年耳所減蓋六百七十萬餘戶益之甚難損之甚易喪亂之禍可勝痛哉

發明　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所奏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

數玄宗恃其戶口之富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纔十年間其減耗之數為戶凡六百七十餘萬為口凡三千三百九十餘萬向來富庶之盛今皆安在哉方其溺愛之時特一女子所樂僅若毫芒然而驕奢淫泆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遂至喪壞生靈若是其衆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主觀此要當競畏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嗚呼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